



Styles of Radical Will

〔美〕苏珊·桑塔格 著 何宁 等译

苏珊·桑塔格全集

SUSAN

激进意志的样式

SONTAG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朱外借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Project

SUSAN SONTAG

苏珊·桑塔格全集

激进意志的样式

Styles of Radical Will

〔美〕苏珊·桑塔格 著 何宁 王磊 顾真 宋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意志的样式/(美)桑塔格(Susan Sontag)著;何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

(苏珊·桑塔格全集)

书名原文:Styles of Radical Will

ISBN 978-7-5327-7600-9

I.①激… II.①桑… ②何… III.①文艺评论—世界—文集 IV.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834 号

Susan Sontag

STYLES OF RADICAL WILL

Copyright © Susan Sontag 1966, 1967, 1968, 1969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667号

激进意志的样式

[美]苏珊·桑塔格/著 何宁 王磊 顾真 宋金/译
总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169,000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600-9/I·4654

定价:5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5-57928003

Dear
I'm
and
thank
you
for
to
I
fe
It
so,
sh



translation of The Benefactor

I am grateful for all your
work and loyalty —
helping to make my books
known to Chinese readers.

Very cordially,
Susan Sontag

献给约瑟夫·蔡金

目 录

I

静默之美学	003
色情之想象	036
“自省”：反思齐奥兰	075

II

戏剧与电影	101
伯格曼的《假面》	126
戈达尔	151

III

美国怎么啦 (1966)	199
河内行纪	214

I

静默之美学

1.

每个时代都必须再创自己独特的“灵性”。（所谓“灵性”就是力图解决人类生存中痛苦的结构性矛盾，力图完善人之思想，旨在超越的行为举止之策略、术语和思想。）

在现代社会，这一灵性最活跃的隐喻之一是“艺术”。画家、音乐家、诗人、舞者的活动，一旦被统称为艺术（一个相对来说的新现象），便成为特别适合展现让思想备受困扰的外部事件的所在，而每一件艺术作品或多或少就是控制或调和这些矛盾的敏锐示例。当然，这一场所需要不断的更新。无论艺术的追求是什么，与思想最广泛的追求相比都是有限的。艺术本身是一种被神秘化的形式，一直承受着被非神秘化的危机；以前的艺术追求被质疑，并且表面上被替换掉；陈旧的思想地图被重画。然而，支持艺术渡过危机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力量——就是将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活动统一成一个单一的门类。艺术的现代期是自“艺术”一词出现之时开始的。由此，它所包含的任何活动都显得问题重重，无论是其活

动过程还是其存在的权利都会引起质疑。

当艺术形式演变为“艺术”，关于艺术的主要神话，即艺术家活动的绝对性，也随之产生。这一神话早先较为简单的形式是将艺术作为人类思想的表达，思想通过艺术了解自身。（由这一形式的神话所产生的评价标准也很简单：有些表达显得更为完整，更令人肃然起敬，更广博，也更丰富。）神话的后一种形式认为艺术和思想的关系复杂且带有悲剧性。它否定艺术只是思想的一种表达，认为艺术体现了心灵对自我疏远的需求和能力。艺术不再被视为思想的表达，从而间接地肯定了其自身。艺术本身不是思想，而是从思想内部发展而来的思想的解毒剂。（由这一形式的神话产生的评价标准则更难理解。）

后一种较新的神话来源于后心理分析对思想的认识，它使艺术活动在追求由伟大的宗教神秘主义者们所描述的存在之绝对状态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悖论。因为神秘主义者的活动最终必然是否定的神学，是上帝缺席的神学，是对无知而不是知识，对静默而不是言语的渴望，所以艺术必然是倾向于反艺术的，是对“主体”（或“客体”、“意象”）的消解，是时机对意图的替代，以及对静默的追求。

在早期艺术与思想的线形关系迷思中，创作冲动的“精神”灵性与日常生活的令人困扰的“物质性”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争斗，这也让真正的升华之路布满荆棘。而较新的神话将艺术作为与思想辩证交流的一部分，则带来更为深刻，也更具破坏性的矛盾。艺术力图表现的“精神”与艺术本身的“物质”特性发生了冲突。艺术被揭露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艺术

家工具的具体性(特别是语言具有的史实性)似乎像个陷阱。在这个人云亦云的世界,加上由词语的变异而来的困惑,艺术家的活动注定是居于中间状态。艺术成为艺术家的敌人,因为它不让后者实现其渴求的目标——超越。

因此,人们想要推翻艺术。一种新的元素进入个体艺术作品,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消灭其自身,以及最终消灭艺术(或隐或现)的诉求。

2.

场景切换到一个空房间。

兰波去了阿比西尼亚,从事奴隶贸易挣钱。维特根斯坦做了一段时间乡村教师后,选择去一家医院当勤杂工,侍候他人。杜尚则沉迷于象棋。在他们放弃职业的同时,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早先在诗歌、哲学或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值一提,毫不重要。

但是,选择永久的静默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工作。相反,这倒为他们所放弃的工作增加了力量与权威——对工作的否定成为其有效性的新来源,证明了其无可挑战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在于并非将艺术(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哲学:如维特根斯坦)视为某种永久延续的严肃性事物,即“目的”或精神理想不变的表达手段。真正严肃的态度是将艺术作为达到某种也许只有通过放弃艺术才能获得的事物的“手段”;更简单地说,艺术是一种错误的手段或——用达达艺术家雅克·瓦谢的话来说——愚蠢。

艺术已不再是一种告白，更多的是一种解脱和苦行修炼。艺术家由此将自身净化，并最终将自己的艺术加以净化。艺术家（若不是艺术本身）仍然在寻求所谓的“成功”。不过，以前艺术家的成功是对其艺术的通晓和实现，现在对艺术家而言，最高层次的成功是进入这样的境界：那些出类拔萃的目标对他无论在情感上还是伦理上都无关紧要，他更乐意保持静默，而不是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声音。这种作为终结的静默，是一种终极状态，与（瓦莱里和里尔克生动描述的）那些自觉的艺术家传统上对静默的严肃运用是相对立的：那是个沉思之域，预备着精神的成熟，通过这严峻的考验，最终将获得话语的权利。

只要艺术家是严肃的，他总是会不断被诱使中断与观众的对话。现代艺术不知疲倦地追求“新”与/或“深奥”，其突出的主题就对交流的勉强和对与观众接触的犹豫不决，静默正是这一心态的最深远的延伸。静默是艺术家最为与众不同的姿态：借由静默，他将自己从尘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不再面对自己作品的赞助商、客户、消费者、对手、仲裁人和曲解者。

不过，我们不应该忽视这对“社会”的放弃其实是非常社会性的姿态。将艺术家最终从职业需要中解脱出来的暗示来自他对其他艺术家的观察和自己与他们的比较。只有当艺术家显示出自己具有天分，并可信地运用了这一天分后，他才会作出这种示范性的决定。一旦他在自己认可的标准上超越了同伴，便只有一处可容他的自豪。因为，成为渴望静默的牺牲品，在更深意义上依然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它说明艺术家机智过

人，想到的问题比一般人要多，他有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标准。（艺术家能够坚忍对其艺术的审问直到他或他的艺术消耗殆尽，这一点几乎无须证明。正如勒内·沙尔[René Char]所说的：“在疑问的丛林里，鸟儿也无心歌唱。”）

3.

现代艺术家示范性的对静默的选择很少会发展为最终的简单化，以致他真的不再说话。更常见的是他还在继续说话，不过是以一种他的观众听不见的方式说。对于观众而言，我们时代最有价值的艺术都是进入静默（或不可解或无形或无声）的过程；这是对艺术家能力和职业责任感的解除——因而对观众来说是一种侵害。

在当代美学中，静默业已提升为所谓“严肃性”的主要标准，而现代艺术让其观众感觉不适、愤怒或是挫败的积习，应被视为对静默之理想的有限度的、隔靴搔痒似的参与。

但这种对静默之理想的参与是矛盾的。不仅因为艺术家仍然在创作艺术作品，而且因为作品和观众之间的隔离从不持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更新、更难的作品介入，艺术家的僭越变得迷人，最终成为正统。歌德指责克莱斯特(Kleist)是为“看不见的剧院”写作，但后来看不见的剧院变成了“看得见的”。丑陋、不和谐与无意义的变成了“美丽的”。艺术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取得成功的僭越。

对观众来说不可接受，这是现代艺术的典型目的。反过

来，这也表明对艺术家而言，观众的在场是不可接受的——这里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观众，即一群偷窥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希腊悲剧中没有我们所谓被演员忽略的看客观众，至少从这之后，很多当代艺术似乎都有将观众从艺术中剔除的欲望，甚至往往表现为完全剔除“艺术”的倾向。（倾向于“生活”？）

认定艺术的力量在于其否定的能力，艺术家在与观众的矛盾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趋向于静默的边缘。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感觉或理念上的差距，以及缺失或断裂的对话空间也可以构成一种禁欲式主张的基础。贝克特提到：“我梦想着一种不怨恨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贫乏，又不屑于那类给予与接受的闹剧的艺术。”但是，不可能完全消灭最小限度的交易，最少的礼品交换——正如不管其动机如何，睿智和严格的禁欲主义无一不增加（而不是减少）感受愉悦的能力。

现代艺术家有心或无意的侵害从来没有成功地剔除观众，或是将他们转化成为参与共同行为的群体。他们无法做到。只要艺术被认为是“绝对的”行为，它就是独立和精英的。精英的存在是以大众为前提的。最好的艺术只要承认其本质上“神圣的”目标，它就预设和确认了相对被动、从未得到完全启蒙、在一旁窥伺的俗人的存在。这些俗人被定期地召集来观看、聆听、阅读或是听证——然后被打发走。

艺术家最多只能修改他自己面对观众和自身时的术语。讨论艺术中的静默思想就是讨论在这基本无法改变的情境中的各种选择。

4.

静默是如何具体地呈现在艺术中的呢？

静默是一种决绝——存在于艺术家的自杀范式中（克莱斯特、洛特雷阿蒙等），艺术家以此证明他业已走得“太远”；同样，这种决绝也存在于前面提到的艺术家对于自己职业的放弃范式中。

静默还是一种惩罚——自我惩罚，存在于艺术家的精神失常范式中（荷尔德林、阿尔托等），艺术家以此昭示要想越过思想约定俗成的藩篱，便要付出失去理智的代价；当然，这还包括所谓“社会”对于艺术家精神独立或颠覆群体意识的处罚（从对艺术作品的审查和毁坏，到对艺术家的罚款、流放和监禁）。

然而，静默并不真正存在于观众的体验中。观众体验的静默意味着观者没有意识到任何刺激或是他无法作出回应。但这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通过设计诱使发生。没有意识到刺激和无法作出回应只可能是因为观者并不全身心在场，或是误解了自己的回应（被关于何为“恰当的”回应这一狭隘的概念所误导）。只要观众指的是“情境”中具有感觉的人，那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没有回应。

静默也不可能真正作为艺术作品的特性存在。即使在杜尚那些利用现成物品的作品和凯奇的《4'33"》中也是如此，虽然艺术家的创作表面上并没有更刻意去遵循任何确定的艺术准则，只是将物品放在艺术馆内，或是在音乐厅内安排一次演

出。没有中立的外表和中立的言语，也没有中立的主题和中立的形式。只有与其他事物相关的东西才是中立的——如一种企图或期待。作为艺术品自身特性的静默，只能是一种伪装或空洞的存在。（换言之：如果存在一件作品，那么静默只是它的一个元素。）我们找不到天然抑或实现的静默，只有各种向着静默那不断后退的地平线的移动——这样的移动事实上是永远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结果之一是一种被人们贬斥为笨拙、沮丧、默然和冷漠的艺术。不过这些消极的特质都存在于艺术家的客观动机里，总是可以辨别出来的。采用一般意义上无生命的事物来制造隐喻性的静默（正如不少波普艺术所做的），建构似乎缺少情绪共鸣的“最少的”艺术形式，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

而且，即使不考虑艺术作品中的客观动机，关于感知的事实仍然无法逃避：所有的体验在任一片刻都是确实的。如同凯奇强调的：“根本不存在静默。事物发生总是有声音的。”（凯奇描述过，即使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他还是听见了两个声响：他的心跳和他头脑中血液的流动。）同样，真正的虚空也不存在。只要有人在看，就总会看见东西。看“空的”东西也还是在看，在看某种东西——哪怕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幽灵。要感知完满，必须要对与之区分的虚空有敏锐的认识；相反，要感知虚空，需要领悟世界其他部分的完满。（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爱丽丝来到的这家商店，“里面满是各式各样希奇的东西——不过最奇怪的是，当她仔细看一个货架，想弄清楚上面都摆了些什么的时候，那个货架总是空的，而周

围其他的货架却都是满当当的。”)

“静默”始终隐含着它的对立面，并因之而存在：就像没有“下”就没有“上”，没有“右”就没有“左”一样，要认识静默，必须要承认其周遭的声音或语言。静默不仅存在于充满话语和其他声音的世界中，而且任何存在的静默就是被声音穿透的时间片段。(所以，哈伯·马克斯的无语之美多是因为他周围都是癫狂的饶舌者。)

真正的虚空和纯粹的静默不管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只要艺术作品存在的世界还有许多其他事物，那么创造出静默或虚空的艺术家就必然创造出辩证的事物：完美的真空，丰富的空虚，引发共鸣或雄辩的静默。静默不可避免地仍然是言语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是抱怨和控诉的形式)和对话的组成部分。

5.

对于艺术手法和效果的彻底削减——包括对艺术本身最终的放弃——不能只看其表面价值，要辩证地来看。静默与其同类(如虚空、简约、“零度”)是用法复杂的边缘性概念，也是特定的精神和文化修辞语汇中的主要术语。将静默作为一种修辞术语，并不是谴责这种修辞语汇具有欺骗性或不值得信任。在我看来，静默和虚空的神话在“不健康的”时代是有益可行的——这必然是一个“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为创作众多超凡艺术作品提供能量的时代。不过没人会否认这些神话里的哀婉感伤。